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叅訂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遂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干、盾也戈、句矛戟也

蘇傳后稷始封於邰傳於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戒成王

嚴緝邊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

大全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華谷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爲戒、無逸之書、

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〇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大率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〇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公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〇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畜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

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古義按邰在今武功縣、邠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餘里、然自不窋已自竄於戎翟之閒○不居邰矣○程泰之謂慶州南三里○有不窋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自不窋城遷○非自邰遷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禾曰庾、甫田篇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史記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際泰云、西戎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

乃積倉固然耳、

解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天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之庾○自指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廩之○求車載之○爲楚時也○大全引嚴曰○糧○米食○然詩緝本○自作食米○緝錄又曰○糇○乾食○糧○穀食○孟子集註○糇乾糧○則糧即乾糧也○此訓糇食糧糗○則食即糗也、糗熬米麥○亦乾糧也○集傳○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

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劒佩、以上下於山原也、

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於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巘降原、又詳言之、

巘按集傳巘○魚軒反○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之遙反○與遙刀一叶○瑤○說文云○玉之美者○李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爲瑤耳○此見古義○據鞞琫有珌解○琫爲鞞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容刀容飾之刀○本孔疏○古義云○刀無受飾之處○或指其柄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

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於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言相立都邑

嚴緝疏曰言言謂一人自言蘇氏曰施教令疏曰語語謂兩人相對蘇氏曰議政事

疏義高丘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

大全董氏曰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

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雒邑亦謂之雒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於豳、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通解】為之居室○則從○濟○從○宰○在○其○中○矣○為之廬旅○則送往迎來有其所矣○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事○註中無不於斯焉○又是總申四個于時字言言語語○俱指其處○亦不但謂言語○

麟按逝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實是專指度其可為宮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四項頗雜冗廢處蘇呂嚴俱作以居居民疏義又兼上下俱不是上章注曰庶繁居之衆順宜居之徧則固久矣民非一處矣逝彼云云者原惟廣狹必周詳而後可徧覽之京惟高故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一稍其包絡一審其拱峙也百衆數曰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祐云百衆在漢為朝那縣在唐為百衆縣當是其地因詩百衆而得名

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乎此。古義引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則又非洗猗衆衆之謂。集傳。京居良反。與岡叶。野上與反。與處於語叶。〇在唐爲百泉縣。名物疏。又云。隋改爲百泉縣。唐因之。然今平涼亦無此縣。處處。向懷葛文。亦主當以淮政疲以安身說。

〇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

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

○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肅其民上則資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疏義曲禮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註濟濟儕倫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

大全安成劉氏曰二條字義不同○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稱與諸侯落之○朱子曰東萊以爲始[illegible]

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
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通解于京斯依見非復前日陟降營度之勞意故落祭於成室
之後舉燕於畢祭之時同姓異姓諸侯濟濟咸在也儀賓分
賦豕貌不妨然亦不可謂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通是有
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為別享燕緣此難於泯亂也
六帖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為民
而設、○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
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缺然

飲之設。主於尊和。剏業之君。與其臣披蓁斬棘。沐雨櫛風。栞翔
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
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
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
特各有所重也。
說通執承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後人則不
可不思其儉質。
辟按兩依字集傳俱於葢反。與濟几叶。曾牢匏叶。末兩之字叶。
六帖云。末二句獨韻收。集傳無說。就義。大全與曾詩世學古義。

則俱云就之為額也〇予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即飲食一套
事〇詩通、胥者、羣牧之所、聚者、胥之一處、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四之字皆指臣言〇
〇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〇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〇景、考日景以
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〇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〇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也〇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

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凡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興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畫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孔疏言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民○以○生○物○乃居處於民焉○○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欲○以○日○影○定○之○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超

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米、以為軍國之糧也、

嚴緝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大全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

曰、亦不可詳知、但因雒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邠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岡者制田隨高下之勢○取登高以望也○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爲一事

六帖肯綮云、景者○寫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

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

說通其軍三單。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

[麟按]此章五其皆指畝地言。非懸空字。通力合作。如令吳中之盤工。亦遺意也。但通力合作。而不計畝均分。則時有後先。力有勤惰。爭與偷。勢猶有不免。不知然陽何以復有擬動之說。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衆、八、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為地日以廣矣○

孔疏、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横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横渡則絶其流、故為亂、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西傍而夾之、過澗横、故在北而亂之、

大全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麟按館亂鍛古義翰韻有集傳叶洞已反理有紙韻下則澗與澗叶密與即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此詩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叶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第四章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依此轉折作截

公劉六章章十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孔疏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

爲饎之酒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流潦、

疏義 此○以○小○物○之○功○用○興○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

大全 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强敎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以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旣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敎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通解　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方有是事。

說通　興意可以。最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

辯按　集傳。饎。叶昌里反。母。叶滿彼反。餴餾。凡以餾作飯。今猶用之。吾吳俗以鍋。故概未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濯漑也、

蘇傳、罍、所以盛酒、

通解、歸、與、如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古義、季云、可以濯溉、則無物不可濯、

麟按、集傳○溉叶古氣反○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

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

樂而又可慮也、益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麟]按集傳南亦叶尼心反還二句截雖阿又與歌叶為隔句韻○然可不拘○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公先酋矣、

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

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疏義 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大全 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爲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

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呂記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六帖 取章者、畿甸要荒、俾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紊亂之意
厚者、基圖鞏固、不震不騰也、
古義 同昌午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為主。
辯按 集傳。厚。叶狠口下五二反。主。叶當口腫庚二反。各。以。一。字。相。就。而無定。攷魯詩世學厚叶佈五切。

(一)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祿、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講意 受命二句、一先輩程文云、春秋鼎盛。紹姻祿枯后稷之肇

祀○大統既集守成業於文武之烈承○此語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麟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

疏義説○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蘇傳 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

疏義 顒卬、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内者、

大全 慶源輔氏曰、四方爲綱、四方以爲綱領也、

古義 上章爲明、以德言、此爲綱、以位言、

[illegible]樓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望豈

字平聲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疏義 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者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翼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興以引以翼相應也○

六帖 雝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即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如耳○

古義 鳳凰、毛傳云、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云、鶠、鳳、其雌凰、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

為朱雀、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雄則美而不大、按京房易傳、謂鳳凰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蓋亦雌雄之異與、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今按操辭固疑假託、然觀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耇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嘗至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疏義下集所止。上戾於天。奮揚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放。是使之命之。有望於成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怨懟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

〇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孔疏、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梧桐一木、

嚴緝、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皇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古義、邵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皇也、古語云、爾驗之果

然、

辯按集傳○皆○叶居奚反○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注山西曰夕陽對○皆以地言也○〇子常曰、菶萋○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興○意○各○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總王之詩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大全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

無已也、

麟按集傳。馳叶唐何反。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嚴緝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陳之辭。惟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益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疏義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為綱為則。乃其自然。而伴奐優游。可保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君之車馬。如此其盛。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

麟按竹書紀年又云。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賊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

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安從人者○雖無良之人、特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嚴緝]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我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令曰、無良○不善也○○詩記曰、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

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

疏義 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習者制服之以教化之意。○此詩大旨在於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以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惛怓罔極醜厲繾綣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輯錄 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大全 安成劉氏曰、詩人稽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

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讒諂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九峰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慶源輔氏曰、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欲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

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通解此詩所戒○蓋在王左右○而逢且長焉者也○觀其詞○頗若不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忠厚如此○〇詭隨無良○寇虐不畏○不是一樣人○蘇氏注串說○下面着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是兩樣人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總是這樣人做出○柔遠能邇○乃舜責成十二牧之語○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而撫之○如牧鷄然○待其自歸可也○近則慈惠易徧○故擾而習之○朝於必致○如牧羊然○得以馴擾而適其性也○此則小人既遏之後○綱用安民之功庶○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來○近者自能也○民為邦

本詩要通體通。乃可以定我王。二句相承着力說。

講意全詩俱以安民為主。觀每章首皆以民勞為言。則知相戒之意在於安民也。且觀蕩及桑柔。則知當時民之勞者。只為寇虐在位掊克聚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遏小人。故每章又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為言也。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從於君則詭隨也。加於民則寇虐也。然不曰無縱無良。而必曰無縱詭隨者。是小人欲虐乎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妄從於君。則妄從於君者。小人虐民之根柢也。必當如何[illegible][illegible]為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親賢遠佞。維持正道而已。

六帖能如相繇之繇。謹者使之循束而自肅、遏者使之退縮而自上、

箋通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注汔幾也。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惛不畏明。繫頂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也。

古義顏師古云、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逮之、縱、說文云、縱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詭詐、隨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氏居高位者多

喜歡嫉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意。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傾媚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縱橫之奸。殘虐播於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諛隨。隨者不諛。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諛者不隨。雖敖繇桀驁。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術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縱字對看、嚴氣云、人見諛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諛隨。

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式、發語辭、遏、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為遏、寇、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群行攻劫曰寇、虐、說文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逞虐於民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也、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逑○基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目○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到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惛怓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也○

【麟樓集傳】怓叶尼猶反古義尤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

德也、○疊山謝氏曰、若不致謹風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有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愒字亦作憩、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

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爲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六帖 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說通 戎雖小子而式知大、以禁扞之○擴揚之○使不得弛也○

辭按 集傳○敗○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

言王欲以女爲王而寳愛之、故戒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爲毖爲王意以相戒也、

孔疏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

民勞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責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

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爲同列諫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

繾捲、○字字彙無平音○則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殘○寒韻○顏緣反

諫銑韻是也蓋各章本皆四句截上言民當安下言民之所以安無縱作轉為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照前四章作通章一叶

民安五章章十句

語類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集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疏義出話不然○恃其便佞消也○為猶不遠○蔽於近小者也○既以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謀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之主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自下文以至末章、皆大諫也、

通解無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為有聖人、則恐其得罪於名教、或有所畏懼、而不敢盡達乎理、今其心以為世亂無復有聖人、則恐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天下豈真無聖人哉、又不實之於誠信、焰注、又字作歷數、其實不必相承、本章大意、則謂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天意可也、今若此、民將何所據邪、此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歸於天也、故我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賊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疏義]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艱危而不得安之時○欣欣然○不慎也○沓沓然○不勉也○

[大全]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

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

辭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政教說。至坦叔。而始解輯懌。以為同心講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裕文定。皆從其義。然。味。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炤應連絡。六帖屢言之。何必此處獨當爾。邪。集傳。難。叶泥涓反。憲。叶虛言反。一韻。蹶。泄。一韻。輯。叶祖合反。懌。叶弋灼反。與洽莫亦一韻也。六帖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憲俱去聲讀。然與莫四入聲概叶。終不可曉。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大全定宇陳氏曰、觀及爾同僚之言、則為相戒甚明、

麟按集傳○笑○叶思邀反○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萃初爻○若號○一握為笑○淮南子○不發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叶同○徐鉉云、案孫愐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竹從大、而不述其義、今

俗從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夭、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韻注、亦云從犬、誤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毅緝灌灌款款、疏曰、至誠款實、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驕之意、

疏義上章諄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

猷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善救師者也。

「釋文」殿、都練反、郡音坫、屎、許伊反、郡因香惟反、

「孔疏」尸、謂祭祀之時、以爲神象、殿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蘇傳」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

「通解」威儀迷亂。當就小人身上說。

「說通」大言夸人。必有請張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蘧篨戚施之狀。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欲不

載尸。罔不可得也。

古義平。鄭云。畫也。迷。說文云。戲也。屈己卑身。求得於人。遂篨戚施。亦孔之醜。其終日所行之威儀。畫錯亂回戲也。善人、憂國之人、戴之言則也、萬時華云、或束手剔觀。或屏跡閉處。皆載尸也。徐幹云。君子者。行不偷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摶執之。而不獲也。亦枉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屎、當從說文作吚、云呻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為屎、莊子謂道在屎溺、是也、然古文屎本作菌一字兩譌、可見其謬、

麟按字彙、殿屎之殿。本作殿屎。與菌同。糞也。則是亦有屎字也。洪武正韻二紙。則但云矣。與屎同。無屎字。又殿屎。魯詩世學本作墊伊。子由云。亦作唸吚。○注又言二字。是四句一截。提掇處。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珪合。取求攜得。[illegible]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鄭箋]易易也

[孔疏]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末故乘而反之

[嚴緝]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囪在牆曰牖囪音聰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

[疏義]無所費三字訓攜無曰益一句

[輯錄]通釋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六帖賦於有生其理既備牖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蔽復

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壎篪珪璋攜取之不與。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

古義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謂以手擧之。取攜只是一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擧之也。

麟楼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意會。古義。篪圭攜齊韻。益易辟辟陌韻。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孔疏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

大全安成劉氏曰屏樹所謂樹塞門也

通解甲於他邦者為大邦蕃於他宗者為大宗大宗異姓之强

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說通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古義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憚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維垣○荀子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韻按集傳○翰叶胡田反○與藩垣一韻○寧城一韻○壞叶胡罪反○與

畏一韻○六維字平聲亦可在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形○而德無形○曰維寧者○天下康寧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憯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者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疏義】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大全】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

【通解】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可脫安民意、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王音往、所如字、旦叶得絹反、古義、懲豫

過韻○渝驅○虞韻○明王○陽韻○旦衍○敬韻○

板八章章八句、

大全華谷嚴氏曰、二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

語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上○下○降○理○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疏義一二○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辭○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

以起後章之意○

語類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

六帖蒸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是命之匪諶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

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逶迤令覽者駭愕○不
知所由○○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
多蹊徑○如此發端○亦天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他天生二句○
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
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末四句兩層意○緣他不肯一句說
盡○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旨○
麟按○烝民者○總辭○亦回護於王之辭也○集傳謂○或叶市隆反○以
就終○終○或叶諸深反○以就諶○古義主就終○終○繫東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詩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方橋苟桐）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嚴緝、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爲孝乎、

大全、疊山謝氏曰、彊、彊梁、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華谷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慆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其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

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託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曾是○怪訝之詞○歸太、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掊克乎○

古義 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陳際泰云、极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益所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發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謹按】集傳服叶蒲北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託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

自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見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通解 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說通 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是以怨詈並興。靡有窮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孔疏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辯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

疏呂記嚴緝大全竝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疏
義通解講意記通詩經古義並同○然大約呂嚴與大全本注疏
通解以下本疏義也○亦不辨誰為一定之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湎、飲酒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以酒○而惟不義
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疏義、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湎於酒○則昏於德○不知
其為惡類而任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愆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愆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

古義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漫不事事、乃偕其臣而湎於酒乎、從隨式、用也、爾於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飲酒為樂事、而君臣交湎耳、小人蠱惑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餘、將有所為也、明言曰、

晦言夜書其富日夜以為樂也按禮記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日不廢夕今王異是與式發語辭與篇中諸式字不同乎當作虖說文云虖虖也蓋大叫之聲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帝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按微子篇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威儀皆紂湎酒之證

麟按疏義說。則曰湎酒喪德。而任用不義。上章理。亦仍主後解耳。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凡古義正同。蓋天不湎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盼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是一套話反覆言之。集傳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洧反。夜叶羊茹反。一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蜩螗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古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

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鄭箋 如沸如羹、云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孔疏 沸無食名、故知惟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鬼方遠方、未知何方、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嚴緝 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故內致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怨之也。

麟按 知蜩螗。不靜也。知沸羹。不寧也。俱形容亂世之象。故曰皆亂意。小大。似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爲與下中國語爲一套。

且注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人字則爲暗斥王與用事之人不待言要亦鄙之之辭也集傳義叶盧當反行叶户郎反古義陽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麟按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晉詩世學音几一韻人刑

傾○又一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絶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絶○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絶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孔疏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之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〇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

疏義注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〇蘇氏注〇亦以天為根本之實〇

說通枝葉未有害〇謂四夷未侵〇諸侯未叛也〇本實先撥〇即任小人等事也〇末二句〇猶有望之之意焉〇厲王之惡有四〇任小人〇

廢典刑。湎酒。忽然。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也。

麟按羽明又言。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要此。諸說種種。亦總是一意。集傳揭叶紀竭去例二反。撥叶方吠筆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蕩八章章八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二 終